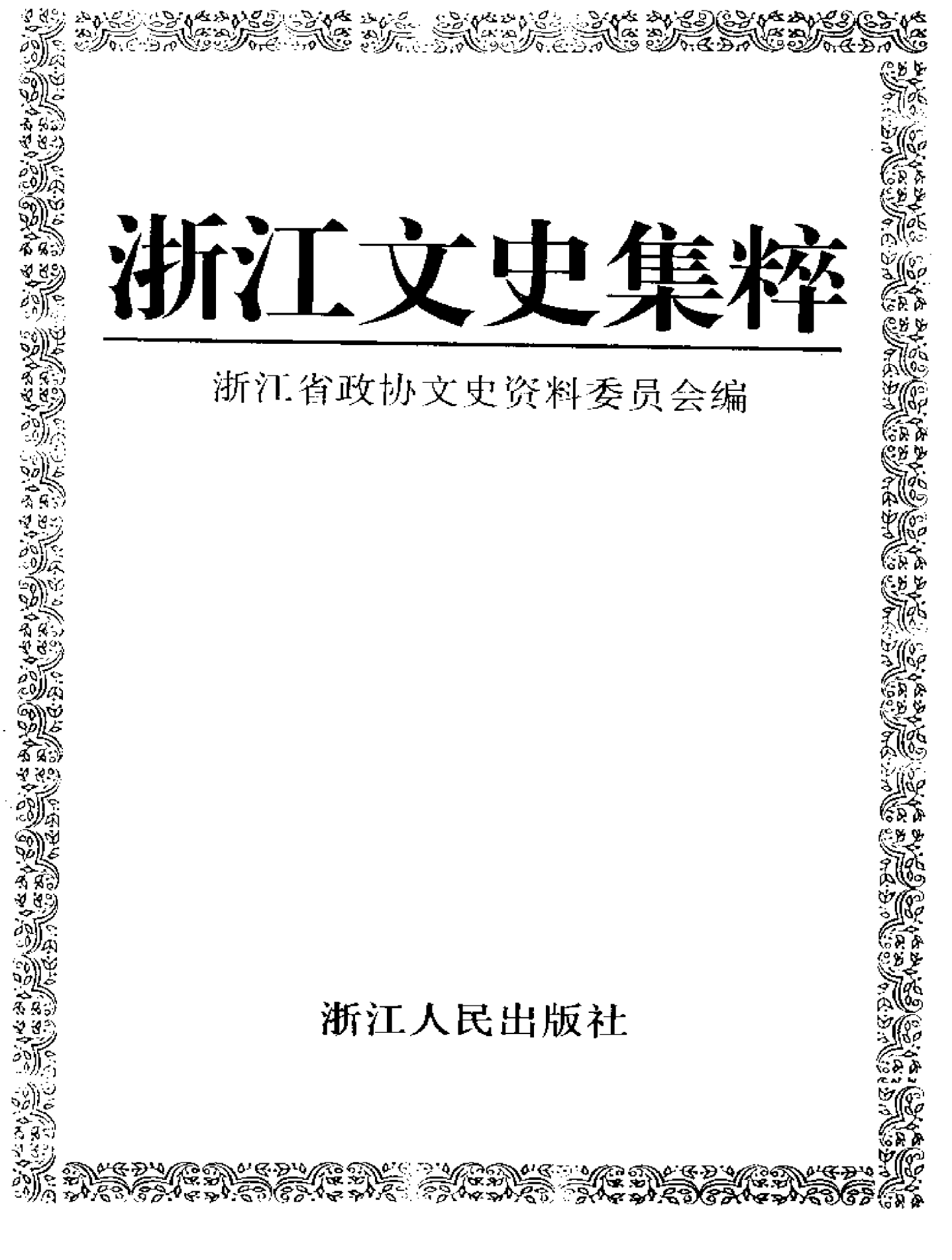


ZHEJIANG WENSHI JICUI

浙江文史集粹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 surrounds the entire page.

浙江文史集粹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化艺术卷



编 辑 说 明

自古以来，浙江素以文化之邦闻名于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卷收录近现代浙江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界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事迹史料 76 篇，虽然远不够全面、完整，却也足以反映其某些重要方面的历史光彩。

本卷史料以其内容的特殊性，难以按“事前人后”截然分离的原则排列，只能以学科、界别、职业分类，将有关的事和人混合编目，而相关的人物史料，则仍以出生年代先后为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诸如鲁迅、茅盾等一大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事迹史料，由于多年以来已形成众所瞩目的研究、介绍热点，所以在以拾遗补缺、填补空白为重要特色的政协文史资料中，几乎找不到一篇具有新意的、较有史料价值的文稿。为了不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炒冷饭”之感，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有关这些著名代表人物的史料只好付诸阙如。

编选排列中种种不妥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1996 年 2 月

目 录

俞樾的乡土情	陈景超 (1)
陈汉章事略	林志龙 (10)
刘大白生平	陈觉民 (17)
怀念师兄马一浮	郑光立 (27)
父亲张宗祥	张 珏 (31)
回忆姨夫许寿裳	张启宗 (44)
八十二岁自述	陈大齐 (55)
回忆父亲钱玄同	钱秉雄 钱三强 钱德充 (64)
国学大师毛子水	毛永国 (76)
记祖父蔡东藩	蔡福源 (82)
我所知道的叶左文	郑祖范 (96)
吴晗在昆明	王煊城 (101)
回忆考古学家夏鼐	徐贤修 (107)
我的父亲施昕更	施忆良 (111)
马寅初在故乡的三次演讲 ...	嵊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15)
周炳琳教授传略 (节录)	张友仁 (128)
宁波报刊史略	庄禹梅 (142)

《东南日报》简述·····	郭子韶 (154)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日报》·····	林芷茵 (161)
金华抗战文化纪略·····	丁毅斌 (171)
抗战时期的浙西民族文化馆·····	冯安琪 (188)

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天一阁

·····	骆兆平 洪可尧 袁元龙 (203)
西涧草堂藏书纪略·····	蒋启霆 (215)
甬宋楼·····	姚粟周 (221)
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	沈家榕 (223)
周恩来电令保卫嘉业堂·····	沈如淙 (228)
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	张宗祥 (230)
浙江图书馆史略·····	徐敏惠 (244)
回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	朱朗亭 (250)
上海天马书店始末·····	楼炜春 (256)

古越藏书楼创办人徐树兰·····	徐明浩 (262)
张元济主持编写教科书·····	张人凤 (271)
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杜亚泉·····	杜耿孙 (276)
朱起凤与《辞通》·····	陈觉民 (284)
邵力子家世与前期经历·····	朱仲华 (291)
我和邵飘萍共同生活的七年·····	祝文秀 (302)
我所知道的庄禹梅·····	觉 人 (307)
忆夏丐尊·····	徐铸成 (312)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	杨之飞 (316)
忆孙伏园·····	堵述初 (322)
抱经堂书店与朱遂翔·····	王松泉 (336)

文化巨星胡愈之	谷斯范 (344)
我的丈夫曹聚仁	王春翠 (355)
徐调孚传略	周振甫 (367)
我和邵洵美 (节录)	盛佩玉 (371)
我所知道的马星野	马允元 (382)
回忆徐志摩和陆小曼	刘海粟 (388)
忆达夫	夏衍 (396)
关于我自己	许杰 (403)
朱生豪的一生	宋清如 (407)
回忆吴昌硕	刘海粟 (418)
红薇老人二三事	章左平 (421)
南社金石书画家楼辛壶	郑逸梅 (425)
追怀余越园	唐家仁 (431)
花鸟画家陈之佛 (节录)	郑逸群 (439)
忆潘天寿 (节录)	冯蒿然 (446)
抗战期间的丰子恺叔	章桂 (450)
书法艺术教育家喻维钊	陆昭徽 陆昭怀 (456)
先兄张书旂事略	张世禄 (459)
怀念吴荪之	张岳健 朱颖人 (462)
沙孟海的一些往事	陈修良 (469)
方介堪艺术生涯七十年	方欣 (483)
忆表叔郑曼青	章左平 (486)
永做画坛孺子牛	张乐平 (490)
回忆万湜思	金逢孙 陈山 (495)

杭嘉湖水路京班史话	阮泉华 (499)
盖叫天二三事	沈祖安 (527)
我的艺术生涯	王传淞 (532)
绍剧及绍剧艺人史略	沈季刚 (550)
婺剧“徽班”漫谈	施秀英 (559)
女子越剧第一班施家蚕女班	金向银 (588)
我的老师竺素娥	王文娟 (601)
姚水娟的艺术道路	樊迪民 (624)
舞台绘景追怀录	陆阳春 (644)
邵醉翁和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	康 年 (664)
我所认识的袁仰安	陈蕙娟 (671)

俞樾的乡土情

陈 景 超

清代著名经学大师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年自号曲园居士，湖州府德清县乌巾山阳南埭村人。据《春在堂随笔》载：俞氏远祖希贤公曾官元朝提举，因喜爱余不溪山的清明秀丽，便在城南乌巾山下卜居。

曲园的祖父俞廷鑑，系乾隆甲寅贡生，一生居家半耕半读，闲时课诗，颇得士林好评，《两浙輶轩录》收有他的诗文。父亲俞鸿渐，嘉庆二十一年举人，著有《印雪轩诗集》、《文集》、《读〈三国志〉随笔》等。一代经学大师俞曲园，便诞生在这样一个水乡小村耕读传世的家中。

关于曲园的乡贯、生年，他自己曾写过一组《自述诗》：

“宣庙龙飞岁在庚，元年辛巳月嘉平。小春未届犹非腊，还是元枵月内生。”自注说：“余生于道光元年十二月二日，距小寒尚二日，故星命家仍作子月论也。”又说：“余旧居在德清东门外乌巾山之阳，地名南埭，有小楼名‘鹊喜’……余生于是楼。”

曲园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读书、科举、做官、罢官、教书、著述几个过程。他 17 岁应浙江乡试，中副榜，24 岁中举人，30 岁那年在北京会试中进士，进士复试名列第一，以“花落春仍在”句得曾国藩赏识，因此得入翰林院，授予翰林院庶吉士。32

岁入都散馆，授编修。35岁派充国史馆协修，其年八月简放河南学政。36岁出棚主考，甄选人才，擢拔名士，可谓一帆风顺。但是，学者的缺点往往是书生气十足，在沆瀣一气的官场上，往往缺乏“圆”的手段，所以必然要在“官”的阶梯上跌跤。曲园正是这样，37岁那年秋，御史曹澄庸以“出题试士，割裂经文”为名，上本弹劾他，他被奉旨削职归田。

仕途的打击，使他一头扎进在书堆中。咸丰八年（1858年），他从汴梁来到姑苏，便开始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翌年，出版了《日损益斋诗集》。42岁那年，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35卷本《群经平议》完稿了，《诸子评议》也完成了大半。此后，他文思不绝，每年都有力作问世，他的拼搏精神，被曾国藩概括为一句话：“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由于学术上的成就，许多书院都聘请他去主讲。同治四年（1865年），他接受苏州“紫阳书院”讲席职务。六年，又应浙江巡抚马端敏之聘主持杭州“诂经精舍”。此后，他一心扑在教育上，以讲解经史、栽培桃李为己任，中途除出一小部分时间往菱湖“龙湖书院”、长兴“箬溪书院”、德清“清溪书院”、上海“诂经精舍”、“求志书院”讲学外，绝大部分年月都耗在杭州。各书院在他的主持下，人才辈出，如古文学家首领章太炎，今文学旗手崔适等近代著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谨严的学风和渊博的知识，使他的盛名播扬南北，远及重洋，连日本国也派遣井上陈政等一批留学生专程到杭州“诂经精舍”向他学习汉学。难怪海内学者尊称他为“一代经师”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曲园已经78岁高龄了，由于衰老的原因，他辞去了“诂经精舍”讲席的职务，结束了长达31年的教师生涯。这31年中，除了教育以外，他对经学、诸子百家、语言文字、民间传奇、小说、戏曲、诗词、书法、医药等

多种学科均进行了潜心研究，写出了《春在堂全集》490卷。由于声誉卓著，人望允孚，光绪二十八年的乡举中，被浙江巡抚任道镕奏准“重宴鹿鸣”。曲园的晚年，可谓沐浴在“圣宠”的殊恩中。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位毕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代经学大师，因病离开了人间，享年86岁。他的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边的右台山麓。第二年，江苏巡抚陈夔龙牒陈事实，恳请列入国史儒林传，被廷议允准。从此，俞曲园的名字与清代学术史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史册中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曲园虽然诞生在德清，但自幼便离开了故乡。《春在堂随笔》卷十曾说：“余自四岁由德清南埭故居迁居临平，至三十二岁，授馆职，始移家入京师”，又说：“余故里无家。甲申岁，送孙儿陆云至德清县试，试毕，又至湖州府试，皆以船为家……凡舟居者两月。其明年，又送之至湖州应学院试，舟居者匝月。”

但是，尽管自幼离开了故乡，尽管旧居已经无“家”，都不能丝毫削弱他对故乡的眷恋。在未任“诂经精舍”讲席之前，他16岁时曾返回故里初应小试，取入县学。20岁时，由于英军攻陷定海，他又返回故乡避难。40岁那年，太平天国金陵大营溃散，太平军南下，他从常州出城到德清、新市乡居，半个月后到上虞（舅姚平泉墓在上虞）。后受团练大臣邵幼村奏派，回德清办团练。45岁那年，次子在苏州大病，偕同回清溪养病。47岁那年冬，回德清料理其父俞鸿渐的葬事。

自从投身于教育事业后，也许是“无官一身轻”，也许是“乡思老弥笃”，他每年都要回德清一次。《随笔》卷八说：“余每年苏杭往返，必绕道还德清，上先人冢。”可见，对“乌巾山下旧居家”，他无时不在怀念中。

“大虹桥下是通津，藤蔓牵缠已满身，古语磨兜坚最好，愿题桥柱示行人。”德清的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美丽的故乡山水，是曲园诗词创作的源泉。同治八年春，曲园回德清上先人冢，游览了北门外的慈相寺、半月泉，西门外的宝庆寺、蟠龙石诸名胜古迹，写下了一组怀古诗。《半月泉》诗序说：“半月泉在德清北门外慈相寺之东，以形似得名。东坡有诗曰：‘请得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今刻石泉上……故为诗张之。”《宝庆寺》诗序说：“德清西门外有宝庆寺，亦古刹也。寺前松径里许，旁有石，可坐十许人，奇古可喜”。（此石名“蟠龙石”，相传明建文帝被他叔叔明成祖攻破南京夺取帝位后，改换僧装逃出南京流亡江湖，曾到过德清宝庆寺，在蟠龙石上休憩，此石由此得名。并谓此石石旁数十步内夏日无蚊。）曲园写了一首蟠龙石诗：“两龙夭矫戏宫柱，一龙飞上九天舞，一龙不胜堕泥土。何时蜿蜒来此山，山中之石遂千古。我思劫运当年遭，骨肉竟尔干戈操，雨中羊毛打更湿，城上燕子飞逾高。燕子飞来龙遁去，莽莽风云竟何处？金陵形势空复雄，白龙之庵一炬烬。龙兮龙兮何不长此留？云冥冥，风谡谡，怒卷松涛满山谷，龙虽失水尚有神，长使蚊雷静三伏。我来问石石不知，但惊此石何离奇，至今父老石边坐，犹话龙衣拂地时。”曲园此诗写的就是此事。他对这离奇的蟠龙石颇多遐思，而对流亡江湖的建文帝则寄予深切的同情。

故乡的山水，处处秀丽多姿，但更能抒发诗人感情的，乃是大自然的风光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相联系。《宝庆寺》诗说：“松阴一径青，云气千岩白，望蠡已无亭，蟠龙犹有石。”自注说：“故有望蠡亭以望蠡山”。蠡山为德清东门外的风景区。相传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偕西施泛五湖时，曾在此逗留，此山因而得名。曲园对及时引退的范蠡自是仰慕，而对因范蠡得名

的蠡山风景则更为眷恋。

同治十年冬，曲园从杭州“诂经精舍”去苏州，中途迂道德清省墓。十一月辛丑，泊舟城中，另坐小舟去金鹅山展拜通奉先君坟墓。记下了“柳侯”的事迹（见《随笔》卷五）。翌年，他专门瞻拜了“柳祠”，写下了《柳侯祠》五言长诗。对“次之莫如柳，旧有惠政留，是为德清君，闻之柳柳州”的唐朝贤明邑令柳察躬备加称颂。此外，还对西门外的“瞞公桥”、东门外的“乌巾山”等古迹作了考证和描绘。

乌巾山，又称乌山，乌牛山。是曲园的诞生之地。曲园《自述诗》说：“乌巾山下旧居家，鹊喜楼头静不哗，一夜春风吹喜气，迢迢千里到京华。”这是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小山，其状如牛，其色如黛。据说古有乌巾先生，善酿酒，曾居于此。又说三国时张宏好学不仕，尝卧居山下，常戴黑色头巾，时人称为乌巾子。但曲园不囿旧说，他细加考核后，以为吴中张宏，擅长书法，王羲之乃其私淑弟子，故乌亭应是王羲之所筑。而张宏旧居也是王羲之成名多年之后方才显名的。为此，他写下了《题乌巾山庙壁》五言长诗，对“吾邑乌巾山，乌巾氏古迹……奈何沿俗说，不知有张君”进行了驳正。

故乡的名胜古迹，秀山丽水，在诗人的脑海中飞起片片遐思。而故乡的风俗人情，更在诗人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田蚕尚早共嬉娱，绿女红男总不孤，船尾船唇相对坐，便知荡桨是儿夫。”

德清的民风习俗，敦厚淳朴。他在《清明日回德清扫墓偶成》诗说：“乌巾山下旧柴荆，喜有承年一片声。父老醪钱迎绿社，儿童散学过红明。”他对“吾乡以清明次日为红明日，又次日为白明日”的清明习俗饶感兴趣。他曾兴致勃勃地纪之以诗说：“绿波清水暖盈盈，百六韶光雨乍晴。看取家家插杨柳，教

人知道是清明。”但是，对迎神旧习，则又婉转地加以谴责。《自苏至杭杂诗》说：“清明作社是乡风，三社还分绿与红，只怪村农迎旋社，雷轰电掣太匆匆。”白注说：“吾乡于清明日迎神……谓之作社，亦逐疫意也。社有三：曰大社，曰红社，曰绿社。乡间有所谓旋社者，异神旋转而行，往往坏人座舍，亦敝俗，宜禁也。”

曲园热爱故乡，曾多次在德清“清溪书院”讲课，虽然授课时断时续，但寄托着他那强烈的乡思情意。他在《自述》诗中曾深情地写道：“更向清溪问旧栖，一泉一石总留题。虽然忝窃名山席，竟未看山到剡溪。”白注说：“浙抚黄寿臣前辈荐余主嵇县讲席，然竟未赴”。

是的，为了故乡的教育事业，他主动放弃了名宦的推荐。对于故乡的情谊，他是多么的深厚呵！

故乡吸引着游子，游子思念着故乡。故乡人民的深厚情谊，比优美的山水、淳朴的风俗更值得留恋。曲园每年回家，故乡人民无不热情招待他。《自述诗》注说：“返德清乡居，乡人均以酒食相招，颇得村居之乐。”所以，当故乡遭受自然灾害时，他便坐立不安，耿耿于怀，拿出所有的书款解囊相助。《己丑岁》诗序说：“今年（按：光绪十五年）湖州各县皆荒于水，而吾邑德清为甚，闻之赓然。因念去岁曾以拟墨卖银一百四十元助直隶山东之赈，今岁也有拟墨之作，援旧例印一千本集成一数，寄上海施君少钦汇付德清赈局，以效杯水之助。”他的义举，得到了龚仰遽观察的赞同，以书款10倍之值相酬。他感慨地纪之以诗：“故乡昨日有书传，话得穷阎尽可怜，老我空存周急意，贫儒惟仗卖文钱。叨分阿堵青铜百（时洋钱一角止值百钱），广印麻沙白版千，去岁发棠今又请，车薪杯水总戈戈。集腋成裘未觉劳，戏凭笔墨换锥刀，书来忽拜百朋赐，文价俄增十倍高，

君以千缗谢皇甫，我将一粥助黔敖，他年龚遂传中看，此事虽微亦足豪。”

故乡爱曲园，曲园爱故乡。当乌巾山南的拱元桥因年久坍塌亟需重修时，他慨慷拿出白银 300 两赈助（见《重修拱元桥碑铭》，碑藏德清县博物馆）。当故乡后学戴子高羁旅江湖，篱下谋口之际，他多次写信给予高，亲切地询问：“未知今年究馆何处？念之念之”（《曲园书牍·与戴子高书》）。当故乡县儒学、城隍庙、仙潭书院、永灵东庙、白云桥等古建筑重建或修葺时，他都为之欣然命笔，作记题铭，他在《重记留婴堂记》碑中写道：“夫幼而无父，王者所矜；民吾同胞，仁人之志。虽康成注礼，偶遗养幼之文；而管子治齐，已著掌孤之令……又况中路婴儿，呱呱而泣；入井儒子，贸贸然来。苟有人心，其能漠视乎？……嗟乎！才不才各言其子，谁非父怜母爱之身？幼吾幼以及于人，各予饱食暖衣之乐。从此韶年卯日，永绝啼号；竹马鸬车，同安嬉戏……予久违故里，喜善政之有余；欲勒贞珉，惧空言之无补……以著于碑，以垂于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慈善事业的关怀和支持。

故乡的山水哺育了诗人，诗人的情怀联系着故乡。曲园与故乡人民，可谓心心相连。光绪元年四月，他在苏州马医科隙地新营的“曲园”落成，门上高悬着李少荃的题额：“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他曾纪之于诗说：“吴中屋就便移居，位置琴樽已有余，相国赐题门外榜，德清太史著书庐”，自注说：“乙亥四月，吴中新屋落成，十九日迁入居之。门外悬李少荃相国所题榜曰，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

一般地说，匾额命名，从没有将乡贯题在上头的。曲园欣然将李少荃所题之匾悬于苏州新居，可见内中包含着他对故乡的无限深情。这种深情，并不仅仅是因为“生母姚太夫人与剑

华先生合葬邑西门外金鹅山”，“先人邱垅在焉”，应该说，这里面包含着历来炎黄子孙热爱故土的深厚感情。所以，每当德清士族向曲园请文时，他无不乐而为之。徐诚庵的内侄徐二姑事母至孝，他立刻挥笔写下了《孝女徐二姑》诗，并告诉杭州采访局加以抚恤，建议入德清“节孝祠”。并谦虚地说：“惜无黄绢中郎笔，来写清溪孝女碑”。蔡汉章的《尘南轩诗》久置篋中，他热情地为之书序介绍：“笔墨之痕欲化，烟霞之气犹清，存此古锦之一囊，亦是吉光之片羽……果语言之入妙，少少许便可胜人；若雕刻以求工，涂涂附转嫌乏味。读先生诗者，正以其词之近而见其旨之远焉。”张扬鼓吹，可谓不遗余力。

德清学者戴子高，以晚辈执师礼。他循循善诱，多次勉励：“仆为学粗略，不足为足下友，若足下、真吾畏友也。”“足下年少气盛，力足有为，斯文未丧，勉之勉之。”

曲园对故乡的殷怀，可称老而弥笃。他在《重建德清县儒学记》碑文中，曾无限深情地说：“余衰且老，尤惓惓然为吾桑梓之邦望也。”在《致戴子高书》中也说：“他日南中肃清，得归卧乡山，拟于南埭旧居改造先祠，即依古制为之，计所费亦不多，未知能如吾愿否？”《春在堂随笔》系之以诗说：“茫茫身世等浮沤，莫向长安问昔游。每听笛声悲旧雨，忽看棋局动新愁。天边燕子真如客，江上鲈鱼况已秋。簪笠蓑衣家具在，相从应有五湖舟。”可惜，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岁月如流，长河不息，一代经学大师俞曲园先生，离开我们整整80个年头了。他生前以拳拳赤子之心，写下了大量怀念故乡的诗词文章，在故乡人民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颗诚挚的种子。故乡人民也从不忘记他，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乌中山一带曾一度以他的大号命名为“曲园乡”。今年（1986年），值曲园先生逝世80周年之际，德清“余不诗社”也将举行纪念活动，

让这篇小文，作为故乡人民表示敬意的一束山花吧。

“此地馨香千载奉，当时烟雨一犁春”。曲园，近代文史界的著名学者，将永远活在故乡人民的心中。

（原载《德清文史资料》第一辑）